

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实现路径 ——以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为例

王领妹, 罗炯兴

(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就如何实现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民族性这一问题, 以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为例, 针对彝汉双语“一类模式”, 联系高校民族预科教育的地域性、民族特色以及语文教学实际, 从增加民族文学经典、融入民族文学史、加强民族语写作三个方面, 初步探讨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实现路径, 以有助于实现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民族文化自信的合格预科学生的教育目的。

关键词: 彝汉双语; 一类模式; 民族预科; 语文; 课程设置; 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H193; G64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0)02-0005-04

On Ethnic Yi People's Literary Classics and History and Writing in Yi Language: Approaches to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of Bilingual Chinese Course for Category one Minority Preparatory Education

WANG Lingmei, LUO Jiongxing

(School of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lingual Chinese course for ethnic preparatory education,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nic preparatory education,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i and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nd explore specific approaches, i.e., to increase Yi literary classics, to integrate Yi literary history into courses, and to promote Yi Language writing practice. Our study aims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s of educating qualified preparatory education graduates with firm communist beliefs, solid basic knowledge, and strong confidence in national cultures.

Keywords: Yi and Han bilingual course; category one;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curriculum;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2000年以来,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的民族性问题得到较多关注,研究者多从民族文化多样性、语文课程定位等角度,提出加强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必要性,并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多元化思维方式、异文化认同观念、文化变化发展观念,以及引入民族文学经典作品、灵活使用多种教学途径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为例,联系高校民族预科教育的地域性、民族特色以及语文教学实际,进一步探讨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实现路径。目前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语文课程设置包括阅读与写作、

普通话表达与交流。普通话表达与交流课程自不必待言;阅读与写作的教材《语文》阅读篇目中除外国文学作品外,绝大部分是汉族作家作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仅三篇,即老舍《我的母亲》、阿来《尘埃落定》(节选)、吉狄马加《自画像》,其中只有吉狄马加是彝族作家;写作课程及其相应的评价体系仅针对汉语文及汉语文学写作规范,而不关注彝语文及其规范下的民族语写作。这种课程设置更多体现的是教育趋同性而淡化了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显然不符合地方教育实际和民族预科学生的培养目的。因此,研究如何在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语文课程中,增加民族文学经典、加

收稿日期:2020-01-17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教育研究(YZWH1926);

西昌学院“两高”人才科研支持计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四川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LGLS201808)。

作者简介:王领妹(1983—),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民族文学与民族预科教育。

强民族语写作、融入民族文学史是弥补当前语文课程民族性缺失的重要课题。

一、增加彝族文学经典：民间文学与当代彝文作家文学

在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语文阅读课程中增加彝族文学经典，要以彝族文学的发展实际为基础。因为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族文学历史悠久且成果丰硕，其中以神话、史诗、歌谣、叙事长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为代表，这也是古代彝族文学的主体，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较好地保存、体现了文学民族性。“五四运动”以来的彝族文学卷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潮，和其他汇入主流文学的多民族文学一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作家文学中汉语文的普遍使用。只有在四川凉山，因为《彝文规范方案》(1980)的颁布实施、彝语文教育的普及、彝文报刊相继创立，使凉山成为当代彝文文学的产地，当代彝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由彝族文学发展历史可知，民间文学、现当代汉语作家文学、当代彝文文学可以较好地体现彝族文学发展历史及特质，都可以用来充实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语文课程。

(一)彝族民间文学经典：克智的独特艺术魅力

彝族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如神话、史诗、传说、歌谣、民间故事、叙事诗等，作品繁富，不乏经典，如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彝族撒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精神，已经超出了时空、民族与国别而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彝族民间文学中独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体是克智^①，目前其他民族文学中尚未找到与之相同的文学样式，而与民间生活紧密的、延续至今的联系，又赋予它鲜活灵动的气质。在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彝族民间都要演说克智，是彝族民间最热闹隆重的文化活动。演说克智一般按寒暄、引题、赛说、嬉戏、溯源、克嚷、自诩、尾声八个程序进行。主客双方一来一往往复论辩，使之文本形式上既体系严密又各自独立。彝族克智的知识性功能使其内容堪称包罗民族生活万象的百科全书，论辩意味使主客双方的辩手在表演过程中往往使用排比、比喻、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娱乐性质则使得赛词充满诙谐和幽默感，是兼具诗歌的节奏、戏曲的韵味、论辩的热烈氛围。同时，由于彝族克智源于民间，因而非常准确、鲜明地体现了彝族人民在与外部恶劣环境斗争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团

结、勇敢的民族精神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个体与民族共同发展的人文情怀，《父亲传给硬朗膊》就是颇具代表性的篇章。这种精神和情怀就像演说克智时围坐的火塘，和那熟悉的、本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一起，让热爱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彝汉双语“一类模式”预科青年学生心生温暖，民族文学与文化也在这种温暖中新火相传。

(二)当代彝文作家文学优秀作品：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凝结

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汉语作家文学是不同方言区彝族文学所共有，但是当代彝文文学则是凉山彝族文学的特色，在半个世纪中当代彝文文学各文体都取得长足发展，并已沉淀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如《火魂》《山魂》《温暖的火塘》《冬天的河流》等等。“这些作品以质朴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生动描绘彝族地区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真实记录彝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真切表达彝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思想情感、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和精神诉求，理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反映彝族人民的喜怒哀乐。”^[12]以彝文新诗代表作阿库乌雾为例，他在步入诗坛之初就把“创新”和“探索”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但是他的创新是将彝族诗歌传统艺术与其他民族艺术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诗歌内容方面丰富多彩，其中故乡情、母子情是他的诗歌永恒的主题，《日记》《擀披毡的老人》《黄昏，我思念我母亲》等都可以作为代表。

可以说，当代彝文文学作品的最终旨归都是对民族和家乡的热爱，是彝族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凝结。由于语言形式的原因，目前当代彝文文学作品难以直接进入《语文》教材，然而无论是语文课堂教学，还是单独设立教学模块都是可行的，因此，并不妨碍将其纳入语文课程，反而可以丰富语文课程设置的内容和形式。

二、融入民族文学史：《当代彝文文学史》的作用机制

虽然语文学习的载体主要是作家作品，但是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其源与流，因此，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学习应置于文学史中进行。预科阶段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是其课程定位不应仅满足于补习，而应体现大学本位^[2]，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预本贯通，就语文课程设置来说，融入文学史应是有效途径。而对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来说，融入彝族文学史，尤其是彝文文学史，则更具有增强语文课程民族性的意义。

迄今彝族共有以“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作四部:李力等编著《彝族文学史》、左玉棠主编《彝族文学史》、杨继中等合著的《楚雄文学简史》、阿牛木支主编《当代彝文文学史》。其中两部《彝族文学史》以历史时期为纵坐标,以文学体裁为横坐标,分别呈现了彝族文学从原始社会时期至社会主义时期(1986)、远古文学至当代文学(2000)的文学发展历程,涵盖了六个方言区、彝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形式、口传文学与作家文学两种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彝族文学。《当代彝文文学史》以当代彝文作家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出发,强调彝文文学“具备彝族文学最重要、最鲜明的标志——彝语文”^{[1]3-4}。如果说上述两部《彝族文学史》是对彝族文学史全面、系统的呈现,那么《当代彝文文学史》则凸显了对文学民族性的坚守,因此,这部文学史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这种民族性和地域性对实现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性更具针对性。

(一)通过学习《当代彝文文学史》领会民族文学艺术特质与文化特征,学习对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精神

《当代彝文文学史》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时,努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彝族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如民间故事的讲述风格、克智的形式和艺术手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遭遇的思考和新的民族精神建构尝试,等等。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并非固守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而是在对文学传统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当代彝文文学史》叙述当代彝文诗歌时就指出,由传统克智到当代彝文旧体诗再到彝文新诗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当代彝文诗人对彝族诗歌传统、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发展的过程,保持活力的同时也充分保持着彝族文学的文学民族性。对当代彝文其他文体的叙述同样是以这种文学史视野进行的。

《当代彝文文学史》将给青年学生们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世界文化的背景不是让多民族的文化特质趋于统一,而是让它们更加彰显。深入发掘、阐释、发扬彝文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可以明确彝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价值,从而让中国和世界更好地了解彝文文学和彝族文化。另一方面,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对于个体来讲是如此,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来讲也是这样,无论是文学传统还是文化传

统,想要保持活力与发展,批评继承的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批判继承是以对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深刻了解为基础的。通过学习《当代彝文文学史》可以引导青年彝族学生深入领会本民族文学的艺术特质与民族文化特征,学习对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精神,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理智对待民族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在此基础上实现批判、继承、创新。

(二)通过学习《当代彝文文学史》开阔文学视野,在立足民族性的基础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学、文化精华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彝族文学不再是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多元互动的一部分,那么如何面对外来文化思想、文艺思潮和艺术形式呢?《当代彝文文学史》将当代彝文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在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一方面强调文学传统和文学民族性,一方面强调吸收外来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段,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借鉴外来文学样式和艺术手段来表现本民族人们的生活、情感、愿望。《当代彝文文学史》不仅指出彝文诗歌、小说等与彝族文学传统联系较为紧密的文体对外来创作手法和艺术手段的借鉴,而在对彝文散文、彝文影视文学、文学翻译等新兴文学样式发展史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到立足民族性基础上将外来文学民族化的主张。如用影视文学这种完全是“舶来品”的艺术形式,“真实呈现当代彝族乡村的变迁,反映当代彝族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热情讴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乐于奉献的进取精神”^{[1]72},在保持其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的同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1]85}。

这种开放的、包容的文学视野教育,对于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互联网络的普及给他们提供了站在时代前端的快捷通道,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想观念体系让他们具有很大可塑性,先进知识文化和青年的敏感热情又让他们富有创造力,在如何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这一问题上,立足民族性基础的民族化是很好的导向:无论是外来文化思想、文艺思潮,或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如果可以很好地实现民族化,那么就可以成为民族文学花园里的花朵,从而让彝文文学、彝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汇流的同时,自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就文学来说是这样,就文化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可以明确并且实践这一点,那么就可以为彝文文学和彝族文化开拓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三、民族语写作: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对如何体现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性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很少涉及民族语写作。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民族语作为与民族文化和生活记忆联系最为紧密的语言,不仅在传递民族精神与情感方面独具优势,也使文学创作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由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与该民族的语言发展史总是互为表里。所以提倡民族语写作是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彝语、彝文文学以及这二者所承载的彝族文化的传承困境日益严峻。彝族汉语作家文学逐渐成为民族文学的主流,即使是作为生活语言,彝语也存在挑战,比如古代文学曾经繁荣兴盛的贵州等地现在讲彝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四川凉山是目前国内彝语传承较好,并且唯一使用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地区。即便如此,凉山彝语和彝文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依然不容乐观。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主要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彝族聚居区,在中小学接受了彝汉双语教育,熟练掌握彝语,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充满热情,并且是族群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因此,关于彝语文、彝文文学和彝文文化的传承情况在他们之中较有代表性。在对

2019级538名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调查显示:课外写作(包括网络平台)使用彝语文的不足10%,其余都选择使用汉语文。

彝族学生在民族语言上的创作优势,与高校的良好环境、教育背景的结合,曾对彝文文学的发展蓬勃产生过巨大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南民族大学彝文专业的大学生,通过《凉山文学》《凉山日报》彝文版,刊发了大量彝文新诗,为彝文新诗的成长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对民族语写作是充满热情的,其中少数学生坚持彝文文学创作,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刊物《文化苑》中彝文作品的作者主要就是这些学生,只是无论是热情还是创作目前都是自发的,亟须组织与指导以促成其成长壮大,充分发挥传承民族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力量。

上文仅是为实现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初步思考。目前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教育不仅处在四川高校民族预科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处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语文课程设置如何服务于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民族文化自信的合格预科学生的教育目的,如何实现传承发展多民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最终让多民族文学和祖国文学一起涌入世界文学的大河,实现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大课题。

注释:

- ① 本段关于克智的介绍主要参考阿牛木支、吉则利布《论彝族克智的演述程式及传承保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59-63页。

参考文献:

- [1] 阿牛木支.当代彝文文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2] 据静斋.民族预科语文的课程定位[J].民族教育研究,2013(6):67-69.

(上接第4页)

参考文献:

- [1] 王凤程.我所知道的武定环州土司[J].武定文史资料:1993(1).
[2] 朱宪荣.罗婺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3] 张方玉.寻觅千年罗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
[4] 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定彝族土司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5] 张廷玉.明史·四川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李在营.元谋民族风俗与文化[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3.
[7]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8] 赵远禄.武侯收济火“七擒七纵”孟获浅议[J].乌蒙彝族文化,2014(12).